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57期

总第57期

N₁ ——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4月13日

目 录

- 关于当前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上的情况和问题的发言 (1)
关于银行改革的几点建议 李万成 (14)

在经济学会广东省分会财政金融研究组座谈会上

关于当前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上的 情况和问题的发言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关于工业信贷的问题

唐 启 宇

这几年工业信贷存在几个问题，从看到的现象来说，①物资积压越来越多，②贷款数额越来越大，③资金占用水平越来越高，④资金周转越来越慢。到期不还，短期信贷变成长期信贷。

从数字上来说。（一）贷款数。一九六六年全省的工业贷款（包括中央企业）是4.23亿，一九七〇年增加到8.66亿，一九七八年底统计是21.5亿。（二）从工业产值来看，一九六五年是63亿，一九七八年是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57期

总第57期

N₁—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4月13日

目 录

- 关于当前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上的情况和问题的发言 (1)
关于银行改革的几点建议 李万成 (14)

在经济学会广东省分会财政金融研究组座谈会上

关于当前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上的 情况和问题的发言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关于工业信贷的问题

唐 启 宇

这几年工业信贷存在几个问题，从看到的现象来说，①物资积压越来越多，②贷款数额越来越大，③资金占用水平越来越高，④资金周转越来越慢。到期不还，短期信贷变成长期信贷。

从数字上来说。（一）贷款数。一九六六年全省的工业贷款（包括中央企业）是4.23亿，一九七〇年增加到8.66亿，一九七八年底统计是21.5亿。（二）从工业产值来看，一九六五年是63亿，一九七八年是

198亿。就是说，贷款增加了四倍，产值才增加了二倍。（三）从地方企业的产值资金率来看，一九六五年每一百元是占14.23元，一九七〇年是17元多，一九七八年大概是29元多，达到30元。即每一百元产值中占用资金率增加了一倍。从以上三个数字可以看出工业的资金使用的概貌。物资积压，资金占用，这样的情况，要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是有困难的。

我们再从物资积压的情况来看。一九七八年初，我们在六十个县、市调查了480户企业。这480户企业的定额资产共有10亿多元。其中积压物资、资金、有问题的商品占1.98亿元，即占19%。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企业被挪用、挤占搞基建的资金在内。说明这个数字的比例是很大的。四川的积压更高，听说是24%。

从产成品的情况来看，一九七八年底我们搞了产成品调查。调查全省七十二个县市877户企业。产成品是2.9亿元。其中积压的是1.54亿元。即库存中有50%多是积压商品。过去一个概念，总以为原材料积压，现在产成品也积压。以前认为积压主要是机械行业，现在呢？连轻工业、无线电、纺织品等行业也大量积压。可见问题是严重的。

还有财政性占用、挪用企业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搞基建等。一九七七年工商企业挪用数字是2.8亿元。一九七八年抓了一下，收回一部份，还有8千多万元。大量的物资积压，资金占用，贷款增加，但有些企业仍是叫资金周转紧。好多企业都是资金周转不灵。地方党政又要银行贷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根据自己接触到的来看，主要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工业内部的比例存在问题，工业的布局存在问题。而且目前调整阻力很大，基本上调整不下去。例如肥皂厂，现在全省是一百多个，省计委要求调整为十二个，结果一个也调不动。前几年工业发展存在两个特点：一是热衷于搞加工工业，加工工业发展快，象机械加工行业、罐头厂，塑料厂等。而原料工业发展慢；二是小而全。也就是说，要搞经济的独立体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到了一些县去看了一下，什么厂都有，炼钢厂、轧钢厂、电机厂、机床厂、农械厂、锅炉厂、化肥厂，小而全，样样有。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就办什么厂。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部分县都只有一个农械厂。最多二、三个厂，现在有的县办了十多个机械厂，型号复杂不配套。质量差，搞得物

资积压，资金分散，贷款增加。象糖厂，一九六六年全省是86家，去年是生产比较好的，产糖80多万吨，但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还只达到70%，有些糖厂开榨一个月就没事了。海南琼山一个县办了三个糖厂，没有原料，结果有两个厂是亏本的。再说罐头厂，全省有二十四家，徐闻县办了三个（有些是和糖厂合併办的），宝安办了二个。办这么多厂哪里来原料呢？只得同大厂抢原料。象海口罐头厂，是个大厂，没有原料，吃不饱。弄得海口罐头厂去生产苹果罐头，糖水苹果，苹果酱。苹果本来是从北方运来南方供应市场的。没有原料，只得拿来做罐头。做了又拉去黑龙江卖。海口罐头厂光是做苹果罐头就亏损20多万，市场也没有苹果供应。更好笑的是，现在做罐头用进口的马口铁，为什么？原来玻璃罐头容易看出里面的东西，用马口铁密封就看不到了。象牛肉汤罐头，其实都是水，哪有什么牛肉，那有这样来搞工业的。

徐闻三个罐头厂，做了大量的菠萝罐头，现在积压一千多吨，一百多万元，肯定亏本的。这样办工业不调整怎么有高速度。现在全省有200多个塑料厂，造成塑料产品大量积压。广州塑料品积压了上百万元。机械行业也是如此，象机床厂，现在全省有多少个机床厂弄不清，一机局办，轻工局办，县社队都办。这些厂都是吃原料的，产品又销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物资，占压资金。但制止不下来，因此工厂停止生产，如何转产，工人怎么处理，很多实际问题。象拖拉机厂，全省有中型拖拉机厂七个，没有出过一台合格的拖拉机，厂厂亏损。手扶拖拉机厂全省13个，有的一个专区办二个，去年省计委说只能保留一个，这么多厂只有新会这个厂出的产品才是合格的。再讲汽车，现在全省有七个汽车配件厂，象广州市汽车厂不仅生产载重汽车，什么红卫牌、广州130、二吨车，还生产广州吉普车、旅行车、小轿车、越野车。象广州小汽车修理厂生产小轿车，每台成本是四万多元，销售价是三万多元，每一台就亏本一万多元，这个厂过去贷款几十万元，现在贷款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元，我们叫市分行不要再贷款了。

第二个问题，供销企业层层设库，现在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一级单位都有供销，采购员满天飞。有物资就有权，造成物资个散，积压增加，资金占用增加，计划也打破了，影响贷款，也压不下来；广州市供电局，自有资金是60万，而向银行贷款是270万。现在这几年供销贷款增加了几千万元。

第三个问题，综合平衡的问题。①是产销不平衡。这主要是主管部门的问题。主管部门只安排生产，不安排销售，以产定销，而不是以销定产。许多企业都沒有生产合同，造成盲目生产，产销脱节，经常打破计划。就是有计划也好，到处办工厂，计划安排不下去，下面沒有钱，分配下去沒有人要，也分不下去。有些计划是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想当然，不切合实际。我举个例子，海南搞喷灌机，是区党委计划安排的，是按有多少生产队，每个队需要多少来安排生产、作计划。但很多生产队连水利也沒有修好，沒有水，沒有电，更沒有钱，要来干什么，造成大量积压。搞机耕船，造出来沒有人要，不是根据合同、根据需要来安排生产，所以，计划一开始就是不落实。象一机局，安排几个县机械厂生产机床，第一批机械产品出来沒人要，积压了几万元。②是产值同产量不平衡，不衔接。产值虽然不列入八项指标，但还是很有权威的，因此它和八项指标中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资金率都有密切关系。有些企业产量完成了，产值沒达到，就片面追求产值。③是原材料供应不平衡，有缺口，就是国家下达的计划也有缺口。比如广州机床厂，国家沒供应焦炭，生铁也不足。他们为了完成国家计划，就得拿一些产品去串换原材料，所以有些问题主管部门是有责任的。④是生产资料生产（供应）同财政投资、基建拨款不平衡，有了物资供应的指标但沒有资金供应，象有些企业分配了汽车、机床，但沒有钱，买不起。生产企业的产成品就积压下来了。这是综合平衡的问题，生产和供应脱节、供应和投资、资金安排脱节，给生产企业造成很大的困难。

再一个以我们银行来说。银行信贷管理、资金管理、供应存不少问题。我看我们的信贷资金供应基本上还是供给制和半供给制状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为什么这么说？有一点根据。

第一、按行政方式管理，长官意志办事。工厂办起来，不管合理不合理，该不该办，一办工厂银行就得贷款，不贷就被指责违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字方针。不贷就被指责违背一元化领导，违背党委领导。说党委都支持，你银行不支持，你银行就那么高明。经济部门沒有经济权利，沒有用经济手段来发挥作用。好多地方领导不懂得运用经济部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贷款就想到银行了。过去我们讲贷款要有三个前提条件，然后才考虑给不给贷款。现在不是，一有三个条件你就得贷，以前讲办企业要有一定的资金，现在也不讲了，反正办起工厂

银行就一定要贷款。

第二、银行从建国以来，工业贷款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考核标准，不讲资金周转的快慢，不讲资金使用效果，好象工业信贷不存在这个问题。人家外国银行一个钱当几个、几十个钱用，我们呢，几个钱顶一个用，贷款不考虑资金周转，不讲究效率，只管放，不管收，更不讲周转了。总以为放是支持，收是不支持，收和放脱节。其实收和放本身就是辩证关系。收也是为了放，放就是支持，加速周转嘛，放和收是相辅相成的。据说，北京的工业信贷一年周转0.5次，上海是1.7次，即上海半年周转一次，北京是两年周转一次。信贷工作的好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考核指标。

第三、运用经济手段方面，没有发挥利息的作用。对利息的作用还没有很好地认识。以前总有个错觉，以为一提利息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概念不明确。所以没有很好地运用利息这个经济手段来促进生产。越来越低的利息，不管有没有积压物资；周转快慢，偿不偿还，企业经营好坏都是一样利息。我们认为，利息利用得好，是可以起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应该同奖金制度、利润提成等方面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第四、现在信贷指标管理存在的问题，信贷资金调节起不了作用，指标分配后调不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分下去，一年一次，没有周转，没有灵活运用。全省的内贸货款49亿，同外贸加起来是80多亿，现在运用货款，有多少用多少，有一百元不会用九十九元，有时还不够。货款到了年底也不想归还。

今后怎么办。
①按照省的有关调整方案办事，促进经济调整，不服从调整的，银行不给贷款。
②支持专业公司，促进专业公司的发展。
③银行要掌握几个原则，一是产销平衡原则，今后要按照合同办事，做到产销衔接，促进以销定产。产销不平衡、不衔接的，银行管严管紧贷款。
二是要掌握择优供应的原则。根据企业经营好坏，有无违反财经纪律，产销是否平衡，信用好坏等情况来掌握，哪些该支持，哪些要压缩，区别对待。
三是利用利息等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总的来讲是低利。经营好的低一点，经营不好的高一点，按照中央同志说的，积压物资要加倍收息。另外，就银行信贷内部来讲，也要有考核信贷工作好坏的标准，现在来说起码要有几条：
1. 资金周转速度。
2. 有无挪用搞基建。
3. 产值资金率。定一些办法和制度，从不完善到逐

步完善起来。

另外，还要明确经济责任。现在很多信贷员可以掌握贷款。要定下来多少钱由哪一级领导批，比方由科长，行长批。信贷员要管贷又管收，明确经济责任，收和放要落实到人。这样才能加速资金周转。资金周转实质上就是物资周转。搞得灵活，才有高速度。

关于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工作

陈 锡 吉

一、关于发挥银行信贷对各项经济活动的促进和监督作用。

华主席、党中央都很重视发挥银行信贷作用。胡乔木同志的那篇文章第三部分专门讲了有关银行信贷的作用问题。银行通过信贷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促进和监督，就要认真执行贷款“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制度，使贷款符合三个基本要求，即我们通常讲的信贷三原则，贷款按计划，贷款要有物资保证，到期偿还。这三条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复杂了。从理论上讲，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

按计划发放和使用贷款，是社会主义信贷的重要特点，是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决定的。企业需要多少贷款，银行可能提供多少贷款，是由国家计划来确定的。由于需要与可能总是有矛盾，只能统一于计划，由计划来调节。所以，银行拟订信贷计划要从发展经济的根本观点出发，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计划一经国家批准就要层层落实，坚决执行。当然计划在执行中，有时由于情况变化和各方面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动，所以信贷计划要留预备指标，并设立周转指标。基层单位遇有临时超计划需要，可报请追加。其次，贷款一定要有物资保证。银行短期贷款按规定只能用于企业生产和流通周转的需要，如果超出范围或使用不当，就会影响到期归还，所以物资保证，应是按计划购进适用、适销的物资。第三是贷款要按期归还，叫“欠债还钱”嘛。必须坚持偿还的原则。这些都是信贷的一般规律。如果企业的经济活动或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影响银行贷款的归还。比方资金周转慢，占压资金多。以往一般情况下，商业资金周转是一年四次，而现在只周转两次或

两次多一些。反过来讲，一个企业经营得好，计划安排得好，偿还就有保证。所以，坚持偿还的原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是个促行作用。信贷的计划性、保证性、偿还性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做到按计划地发放和使用贷款，才能有足够的物资保证，才能按期还贷款。贷款按期归还，是按计划发放和使用贷款的必然结果，也是贷款是否有物资保证的检验。这三个基本要求中，我认为首要的是计划。所以，对企业来说，一是计划要安排好，二是要经营管理好，这是银行执行信贷计划的外部条件。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三个基本要求，银行信贷就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反之，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些要求，银行信贷作用就发挥得少，甚至不起作用。当然，银行信贷是第二性的，首先还是企业要搞好经营管理，有计划组织好生产和流通，银行的信贷才能发挥有力的调节作用。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廿九年来经济建设情况的分析，讲了生产速度发展比较快的有十三年。这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工作搞得比较好。这就是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年，以及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一九六五年。这十三年工农业发展比较正常，速度比较快，银行信贷作用也发挥得比较好。但银行工作受冲击、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大跃进时期，一九五八年后，弄虚作假，不要计划，不要规章制度，企业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再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什么“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计划”，根本不讲经济核算。过去行之有效做法都被否定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也有两次小的起伏，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重申了银行信贷的三性，国家计委、财政部发了一个“关于切实加强流动资金管理的通知”。但后来“四人帮”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给搞乱了。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抓整顿经济工作，但时间很短，“四人帮”来了个批邓运动，又被冲击了。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二、从商业信贷工作来看，当前妨碍发挥银行信贷作用的几个问题：

先谈谈广东商业（内贸）贷款的状况。从一九七五年以来商业贷款逐年增加，增长幅度越来越大。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起企业一直叫资金紧张，我们经过调查就发觉商业企业的有些商品滞销、积压相当严重。购

大于销、库存积压，而且库存里头有问题的商品增多。这是商业企业经营存在问题的总暴露，也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在商业工作中的反映。这些问题反映在银行信贷管理上，一是松，二是管理水平低。我省商业库存情况，去年第三季度贯彻国务院159号文件开展清仓排队，据商业、供销、农机系统对有问题商品的统计，约达七亿到八亿元。其中商业系统五亿多元，供销系统二亿元，农机系统五千多万元。大约占这些部门贷款和库存的20%左右。从银行信贷增长来看，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二亿七、八千万元，但一九七八年增加至七亿四千万元，为一九七七年的二点七倍，肚子越来越大，但市场还是那么紧张，可供能力相对下降。总行陈希愈副行长指出信贷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占用多，周转慢，不讲求经济效果。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进。

下面说两个例子。广州百货一级站，银行的贷款八千多万元，企业库存中有问题商品占49.6%，也就是说贷款的物资保证约有一半是积压物资，是周转不了的。这样占用资金必然增多。第二个是汕头地区十二个县市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的调查，整个地区商业贷款比一九七七年底增加三千五百四十九万元。我们了解到底有哪些商品是今年增加的。一了解，其中五种商品就占了三千〇五十万元。其中价格较高的涤纶混纺增加二百二十七万米占压一千一百万元，调味品（主要是味精）增加七千一百担占压四百〇八万元，糖精增加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公斤占压七百四十三万元，烟叶增加三万八千担占压四百万元，酒增加四万二千八百担占压四百万元。光这五种商品增加总值占一九七八年贷款增加的86%。可见积压太多了。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有效措施来解决。一方面大量处理推销这些商品，以减少积压，但是有问题的商品还在增加。销小存大的、质次价高的商品还是源源而来，无法制止。省商业局和省分行当时曾向财办提出能不能通过省革委下个文件明确表态，对原来积压大的，商业不收购，银行不贷款，共同把关。但财办领导说，国务院的文件都不灵，我们财办有多大能量？例如，不少小百货指甲剪、铁锁、铝制品等现在街上到处推销，但工厂还在继续生产。工业没有转产，领导机关就要商业收购。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有力措施来正本清源，防止新积压的产生。下面分别谈几个问题：

(一) 计划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计划管理包括企业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和银行信贷计划。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统计部门同财务部门往往在编计划时，思想不一致。计统部门总是把年末库存数字压低，以求多要些物资。但是财务部门就怕物资积压多，占用资金多，因为它要搞核算。所以存在矛盾。这样对我们银行信贷编计划就缺乏可靠的依据。一九七八年省商业局对全系统提出年底库存压缩一千万元，我们给总行编报信贷计划是不增不减。按历史规律一般是上半年减少，下半年上升，但去年上半年不但不降，反而上升，下半年更是猛升。到年底商业局系统一算，不但没有压缩一千万元，反而增加了四亿六千万元。另外，计划编制时间也不协调，银行编信贷计划总是在企业商品计划、财务计划未确定前就要编出来，而且，银行信贷是按季度编计划，而企业编商品流转计划只编年度的，下面基层有些是半年的计划。这些将来改革都要加以考虑，避免脱节。

(二) 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问题。企业的商品流转计划一方面是购销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业和商业的产、供、销计划也不衔接。以经营工业品为例，商业主管部门或上级公司对下面下达销售总值的年计划，而二级站给下面的供货计划只有品种、数量，算起金额一般占销售总值计划的60%左右。还有40%要靠自己去组织，一是外采，一是扩大当地产品的收购，以大购求大销。开展外采盲目性比较大，而且有时还要附加条件，搭配一些冷背商品；当地产品收购又往往是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既缺乏计划，又没有把好质量关，必然带来积压。目前的计划体制也容易造成一些企业片面追求购销额，对库存增大，商品和资金周转很少考虑。工业的生产现在还是按照商业需要什么来生产，而是以定定销，很多不搞合同，势必造成积压。有的搞了合同，也流于形式，未经协商，可以随便作废。举个例子，广州手表，中央下达任务是六十万只，到广州又加了十万只，一共七十万只计划。但供货会议要货的计划很低，造成大量积压。这些就是计划安排不当，产供销不平衡问题。

(三) 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问题。三中全会公报谈到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不适应部分，要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前没有很好发挥企业自主权的原因，(1)是主管部门统得过死；(2)是党政领导机关权力大，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比如主管部门可以不按计划向基层随

便调拨，上面分配什么商品，好坏都得要，不要的就讲下次不分配，没办法只得收。地方党政的权力集中就更为严重了，即靠长官意志办事，企业没有自主权。例如农业搞三造，党委叫供销部门组织农用薄膜，不管能不能用上，党委叫一定要办，不办不执行不行，结果造成积压。生产队买不起，就叫供销社租给生产队，管理不好，结果报销亏损。省供销社农贸部门一九七七年底调查，光是经营化肥、农膜、农药等亏损共达一千二百万元。去年十一月底，潮阳县光是农药库存增大占用了一百三十万元。为什么占用这么多，原来一九七七年有虫害，一九七八年从县委到公社党委都叫一定要从区外、省外组织农药，供销社不想经营也不行，结果一九七八年没有什么虫害，造成大量积压，也就占用了资金。还有一个例子，生猪和其他农副产品议价收购的问题，一九七八年奖售办法规定生猪自留肉愿卖给国家的可以加价5%收购。但省领导决定要搞议价购销，去年八、九月由省委出面向总行要了一千万元专项贷款指标，而到七月底各地区查报就已占用贷款一千二百多万元。现在对农副产品议价经营的品种还在增多，都是计划外的，当地党政要企业经营，就得经营，企业没有自主权，银行在信贷管理上也同样没有什么自主权。

(四) 银行信贷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去年总行在郑州召开了商业信贷座谈会，谈到当前商业信贷工作上存在的问题。(1) 信贷队伍薄弱；(2) 基础工作差；(3) 管理偏松；(4) 管理水平低，这是比较中肯的概括。最近我们到了汕头市支行了解，汕头市是个中等城市，有二级站，文化大革命以前商业信贷科十四个人。现在工业、商业合併设科，商业贷款单位增加了十多个，信贷人员只剩下三个，说明队伍很薄弱。县支行下面营业所多数没有信贷员，由会计员兼办。按总行调查提出初步意见，一般县支行管商业信贷要有五至七人，中等城市要有十三至十五人，相差实在太大了。基础工作差同人员少是有关系的，过去对商业企业的财务活动有调查，有分析，现在人少了，忙不过来就不搞了。单位增加，贷款额增大，但人员反而减少了，造成工作越做越粗，工作简单化，甚至放任自流。管理水平低，还表现在对信贷资金的管理好坏没有考核，反正不突破上级下达的指标就行了。

当前还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信贷专业部门还是比较敢抓敢管，坚持原则和制度。但一到上面，行长或其他有关领导，就软下来

了。怕丢乌纱帽，怕党票丢了。因为行长们都是地方党委派的。看来，为了坚持银行业务工作的集中统一，是不是可以考虑恢复解放初期那样行长由上级任命。这样做，比较有利工作。

对银行信贷工作的一些看法

陈英觉

从二十多年实践结果来看，银行信贷工作是应该而且可以发挥作用的。首先，由于银行是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出纳中心，能够及时地灵敏地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情况。其次，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约80%都是靠银行信贷解决的（工业企业过去规定财政银行是三七开，商业是一九开，但实际执行结果银行所占比例大大超过，约占80%左右）。因此，哪个企业该支持，哪个企业不该支持，银行是有主动权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应该很好地发挥银行信贷的促进、监督作用。此外，银行还有很多的信贷员，全国几万名，全省几千名，这么多的工商信贷员，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情况，生产情况和市场情况，都是很清楚的。你不信，随便叫一个信贷员，只要是他们管的范围，都能说出情况，有些信贷员对企业的情况比厂长还清楚。也就是说，本来是应该很好地发挥银行的信贷作用的。但从目前来讲，信贷工作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没有权威。软，比豆腐还软。当然，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确实是积重难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搞得比较好，现在国民经济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银行信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关系。为什么目前银行信贷工作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是：

第一，银行信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各级党政领导所认识。中央是认识的，一再强调要发挥银行信贷的作用，但下面的长官对这个作用还不认识。老是按“长官意志”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政领导决定事情往往不和银行商量，要钱时才找银行。去年我们发动了全省信贷员对全省工业、商业企业资金紧的问题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通过调查反映了很多经济管理上的问题。我们报到省里，结果是有些同志重视，有些同志不重视。有些长官还认为我们的

调查报告太多了。同样一份报告，我们送到中央，中央很重视，而省里却不大重视。比如广拖的问题，去年报纸登了，其实我们前几年就反映了，一再反映，上级不重视，一直未解决。生产的拖拉机，有些没有出厂就坏了，有的开到半路就坏了。只求数量、产值，不求质量。广拖一到年底，为了赶任务，发动幼儿园的阿姨、医务室的医务人员都去装机，乱锤乱打，装出来的拖拉机质量能好吗？肯定是不能用的。还有，每个县都建化肥厂的问题，实际上是搞无米之炊，盲目兴建。我们反对，省里对我们银行意见很大。这是按长官意志、用行政手段办事的典型。结果，为了建化肥厂，把县里财政、银行的钱都花光了。厂建起来了，没有煤，没有电，一年亏损一个亿，没有钱，就乱抽乱调，银资出去也收不回来，对此谁也不负责任，这本来是省里应该负责的。又如搞农机大会战，全省都搞，财政上不给足钱，没钱也要办，硬要银行贷款，不贷就挪用，现在欠了我们一大笔帐，几百万。现在国务院规定要还，工厂没有钱，怎么办？这是省里有关领导同志点头的，叫干的。找他们，一笑了之。搞了这么多农机、机耕船、喷灌机等，很多不适用，农民不要，党委又强令农机部门收购，现在全省各地农机积压相当严重，弄得工商资金很紧张。我们下去检查工作，工厂的同志说：“你们银行来了就好了，你们看，这么多东西摆在这里，卖不出去，是地委书记叫搞的”，要求贷款发工资，工厂竟连两千元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我们反映上去，也不解决。

第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搞得不好，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银行的信贷工作。因为银行信贷是第二性的东西，如工业布局不合理，重复建厂，搞无米之炊；物资管理体制不合理，层层设库等等，造成资金占用水平偏高。还有过去只强调要完成产值、购销计划，不是按照市场实际需要来组织生产和商品流通，造成盲目追求产值、盲目生产、盲目收购、以产定销，久而久之，周而复始，造成积压相当严重，银行也无能为力。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产品，现在全国积压的有二百亿元，其中工业积压一百亿，商业积压一百亿。物资积压越来越多，贷款越来越多，我们广东工商业贷款已超过一百亿元。天天清仓，天天处理，但又天天照样生产，照样收购，这边清了，那边又来了。所以，光从信贷来调整是不行的。不能光靠处理商品，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解决生产问题入手。从工业的综合平衡搞起。

第三，企业自主权和银行自主权的问题。现在企业沒有自主权，银行也沒有自主权。工厂生产什么，商业就收购什么，商业收购多少，银行就贷款多少。商业信贷掩盖了工业企业的矛盾。信贷又掩盖了财政的问题。去年商业信贷內贸增加七亿多元。商业信贷创历史纪录，货币投放也创历史纪录。去年总行给我们的投放计划是两亿，实际投放三亿六千万元。汕头地区去年增加了三千多万元的商业贷款，基本上是增加的积压商品。潮阳县增加六百多万元贷款也都是增加了积压商品。一面积压，一面收购，市場上适销商品少，哪能回笼货币呢？广州中百站去年增加二千多万贷款，其中49%是用于增加新的积压商品的。以前河南、四川打派仗，要我们广东的物资，现在人家安定团结，自己生产。外省不要我们的东西，便销不出去。象广州手表，削价为九十元一只，也卖不出去。质量不好，又贵，人家不想要，也买不起，降到三十元一只差不多。再说仓库，我们去看省医药公司的仓库，中药材也大量积压。特別是中草药，沒有地方存放，只好到南海县租生产队的地方。室内库存一平方米一个月是一元。室外露天的，就是在地上用木头为垫，草药放在木头上，上面用帆布盖住，也要一平方米0.50元。这个生产队光吃租金就行了。农民收入很富，生产队长一家三个劳动力，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收入七十多元，比我们工人还高。中药材一斤才值几个钱，租金每月要几千元。如果是资本家，早就丢到海里去了。这是做亏本生意。我们没办法，不收购也不行，外调也沒人要。你不收，各县主动送来。我们去的那天就有人送来，他们听说这里有个药材仓库，就送来了。人家送来了，你就得给钱，就得贷款。你不给的话，党委有意见。因此，只好照样生产，照样收购，照样积压，照样给钱。企业和银行都沒有主动权。我们到汕头，汕头地区生产的布封面很窄，只有七十多公分，几十年还是老的样式，格子的，生产出来销不出去，还在生产。我们问为什么不生产一些阔封的、漂亮一些的花布。他们说，这样要转产，但又沒有钱，沒有设备。说是容易，要转产困难不少，当地党政也下不了决心。

第四，企业经济核算的观念強不強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企业的经济核算观念不很強，我们讲利息分几等，固定资产也收利息，但是照目前这种吃“大锅饭”的现象，增加利息也起了多大作用，都是“阿爷”的。所以，一定要同企业本身、同职工本身的切身利益挂勾才有效。我举个例子，当前商业部门推销积压商品，每卖一百元就有三块钱个人收

入，同职工的利益结合起来，他们就劲头很大，下雨也不怕，戴帽子摆摊。可见，一定要把经济核算同企业、同职工的个人物质利益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职工才能主动关心生产，才能真正调动积极性，不然，都是“阿爷”的，成本高低，和他们切身利益没有关系，他们都不管。

第五，银行本身的问题。（1）管理体制的问题。现在人员没有配齐，行长是地方派的，往往信贷部门把了关，但行长嘛，不怕官，就怕管，得罪了县委书记，少不了给你小鞋穿，叫你去搞中心工作，一去就是几年，你有什么方法？（2）信贷干部青黄不接，业务水平低。业务量增大了，人员却减少了。（3）信贷同结算的矛盾。信贷要把关，结算又把不住。比方这笔贷款，明明是不该贷的，但结算按照次序给划转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组织结算由信贷部门负责，具体业务手续由会计部门负责。

此外，还有贷款计划编制、指标管理、经济责任等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总之，前面这几个问题解决不好，单靠信贷方法的改革，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广东省经济学会财政金融研究小组供稿）

关于银行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李 万 成

我国人民银行的发展历史，早的不说，就以全国解放后的三十年来说，就是经验非常丰富而值得总结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至今却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总结过。这在建行工作上不能不是一个失算的方面。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银行工作也要在回顾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提高，以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否则，就会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自然，从思想上、从一系列的工作上进行这种转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解放思想，大胆革新，在一些枝节上修修补补是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长期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银

行工作上的问题成堆，在一些地方出现的积重难返的现象，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当前，银行经营管理上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呢？依我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现行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及管理水平，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工矿区、农場以及部分农村，银行机构设置与工商业发展极不适应。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银行机构，客户和银行办理业务均不方便，吸储潜力很大，存款就是收不上来。由于编制的限制，银行内部各部门设置很不健全，分工不细，致使工作长期得不到提高。有些工作一向无人管，许多工作项目併在一个部门，人少事杂，不知干什么好。人员缺乏是个根本问题。业务量大增，但人员小增、不增或减少。全国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人已近五十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这些人多是六十岁以上了，到了退休年令，但因无人接替而不能退休。虽然陆续补了一些新人，但数量不大，已有后继无人之忧，即使今年全国银行增加十万、八万人，距需要仍差很远。

（二）银行现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是用管理财政开支的方式。把银行当作第二财政的情况很普遍，财政没有钱开支或有钱不愿开支时，便要银行来给钱。以银行贷款交税利的情况不少。有些不该贷也贷了，该收的也不让收。贷款助长了积压浪费，有的成了救济款，这大多是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在那里起作用。总之，财政解决不了或不愿解决的问题就叫银行来解决。银行本身的管理也是供给制思想，也是用财政的观点来管理银行。地方行放款，由总行下达指示，下边年年增放，上边年年增拨，有时下边放多少，上边就给多少，充分供应，贷款收不回也不管，必要时可以豁免，没有亏损和盈余的观念。从营运资金到费用开支，什么都是供给的。所以，有些高级的领导人说：“什么财政的钱、银行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在这些人看来，银行的钱就等于财政的钱。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混淆两类资金界限的情况确也不少，给挤占挪用银行资金以借口。

（三）银行经营管理上吃大锅饭，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标准。以广东省一九七八年底数字为例：放款等于存款的 153%，如果存款最多只能放出 75%，那么现在的放款余额已超过能放出数的一倍以上。可见放款资金来源一半以上是总行的钱，这些钱是不要付给总行利息的，但放款利息收入却算在省行的帐上。如果只从盈亏上说，当然是赚钱的，

尽管没有这个考核指标。放款时，不考虑资金来源，不考虑吸收了多少存款，因为存款悉数上交总行，放款指标用完了就向总行要，从没有把放款同存款联系起来的思想。也不考虑资金周转的情况，甚至发生呆帐也毫不在意，反正是公家的事，不是报销就是豁免而了之。总之，对经济核算从来就是不被注意的，吃大锅饭，经营管理的好坏一个样，没有考核的制度和要求。

(四) 银行现行开支制度对各级行主动改善经营管理很不利。分行的基建拨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由省计委安排的，这样一来给银行的钱是微乎其微的，常常是一年的安排连一个小型工程也解决不了。如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六年中，地方拨给银行的基建投资平均每年十一万一千多元，最多的一年给二十万元，最少的一年是五万元。由地方上给银行开支的其他费用也是抓得紧到不能再紧，很多事办不成。总行给的三项费用和自筹基建款也都赶不上实际需要。由于没有开支来源，许多行处办公和营业用房破烂不堪，不少该新建的更是无法安排，员工住房之缺乏更是突出的问题，从办公椅凳到运算器具都是非常破旧和落后。这都是开支款项太少了，它严重地影响了业务的开展，也影响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规定得太死了，各级行没有活动的余地，对于各级行处主动改善经营管理十分不利。

(五) 银行经营管理还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关于银行的规定、办法、规章等，国务院、总行都先后颁布过，但比较零散，而且它也不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现时，在工作中常常遇到两种比较明显的情况：一是当银行以国务院下达的文件为依据去执行银行的职责时，行不通，对方说只有国务院的文件而没有地方党政的文件，国务院的文件可以不执行。国务院已经发了文件，而地方上往往不再发文件，有的地方也不转发国务院文件；二是当银行以总行下发的文件为依据执行工作时，对方更振振有词地说，你是业务条条下的文管不着我，更可以不执行。在引用过去的规定时，又说这是很早的东西了，现在情况已有变化，这些文件还有没有效？总之，银行往往是沒有它应有的权威，不能发挥它的职能作用。有些地方银行坚持了原则，执行了规章制度，但结果是受指责，受批判，甚至打击报复，不是处分撤换，就是调离工作岗位，换上一个对“长官意志”百依百顺的人，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所以，要立个法，有法可执，违法必究才行，不然就刹不住那些歪风。